



世界古代史研究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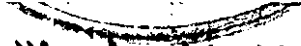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古代史研究

(第一辑)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古代史研究（第一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印刷厂排版

北京市海淀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40千字

1982年7月第一版

198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1209·4 定价：0.73元

前 言

半个世纪以来，尤其近三十年来，古代史学科，包括史前时代和古典时代史，有空前巨大的成就和发展。除人类学者、考古学者、历史学者之外，很多部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投身古代史学研究工作中来。且研究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石器文化与人类起源，新石器革命与农耕畜牧起源，城市革命与国家、文明起源，以及最早国家的形式，城市国家或城邦，等等问题，都被提了出来。人类史的年数，由原来五十万年或不到百万年，扩展至三百六七十万年；前陶或无陶的新石器文化在西亚和东南欧到处发现，并得到深入研究；由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过程，在世界各洲，包括美洲，都在具体的考古材料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应用于历史分期，提高到普遍规律；农业革命在新大陆独自发生，在旧大陆，西方农耕畜牧由西亚西传欧洲，东方另有发祥地点，有待具体发掘，继续探讨；城市国家或城邦在上古各地普遍存在，最早的国家是小国寡民的小邦，这条规律（列宁《论国家》）也日益得到印证。研究工作越是深入，越是铺开，研究成果越是丰富，新产生、新提出的问题也就相应地越来越多了。古代史学有关的新的书刊，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大量涌现。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是在国际上这样科学研究的高潮中于1979年诞生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研究外国古代历史的基础一直比较薄弱，有的科目尚待从零做起。但我们从事这门学科的工作者，有志气，有抱负，两年来，在党的三中全会和最近六中全会指引的大好形势中，大家努力学习钻研，做了不少科研课题，有了一定收获。在此基础上，我们出版这集《会刊》，以期在同人中交流成果，相互切磋，继续前进，共同提高。

值得骄傲的，本期执笔者绝大多数是我们中的青年同志，中年以上者很少很少。我们越是年青，我们就越有生命力，我们学

科的前程就越有希望!

在本集《会刊》付印之际，我们有的同志正在准备出国深造。如杨炽同志即将赴美，入芝加哥大学专攻亚述学和古代西亚史，为我们学科填补缺门而努力。在此敬表祝贺之忱!

十分悼惜的，在这短短两年中，我们会员不幸先后丧失一位老年同志，湖南师院的谢德风同志(1980年去世)和一位青年同志，北大的魏杞文同志(1981年去世)。德风同志生前译著甚多，早有贡献。杞文同志原为本会前任秘书长，去年赴美进修，此次病逝祖国，未能实现初愿。我们古代史学科，自古文字至史学内容，步步艰难辛苦，望我们同志，老者少者，大家于努力学习工作的同时，都能兼顾身体，为科学珍重!

本期《会刊》由本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周怡天同志主编，他牺牲了大量时光，从组稿、编辑，到校对、出版，假期也不得休息，才有这一集和大家见面。

预祝下一集编印时，我们同志的科研成果有新的更大的丰收!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 林志纯

81.8.21.

目 录

前言	林志纯	1
关于乌鲁卡基那改革铭文的译注和评述	杨 焯	1
《梅腾墓铭文》所见的古王国时代埃及的土地 私有制	刘文鹏	12
《农人历书》译述	杨 焯	32
关于古巴比伦社会经济的札记两则	周怡天	40
希波战争和雅典城邦制度的发展	廖学盛	54
关于罗马城起源的几个问题	李雅书	70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日本上古社会	赵秉新	92
三百六十万年前火山灰中的脚印	玛丽·D·李基著 毛昭晰译	104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长老会议和民众会议[澳]杰弗里·埃文斯著 张学仁译、杨焯校		112
古代早期的奴隶、希洛人和农奴	И·М·贾可诺夫著 李铁匠译 范淑华校	127
梭伦言行录	第奥根尼·拉尔修著 张竹明译、廖学盛校	165
编后记		175

关于乌鲁卡基那改革铭文^① 的译注和评述

杨 焮

(一) 铭文的译注

锥体B和C的译文:

拉格什之王乌鲁卡基那为宁吉尔苏^②，恩利尔^③最优秀的战士，建造了宫殿提拉什^④，为他建造了安塔苏拉^⑤，为她(巴乌^⑥)

注^① 乌鲁卡基那(Urukagina)是公元前235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城邦国家拉格什的统治者。法国考古队在发掘拉格什的一个城区——吉尔苏的遗址铁罗土丘(Tell Tello)时发现三个锥体和一个椭圆板文书，上面用苏美尔楔形文字记载了乌鲁卡基那的建筑成绩、改革和立法措施。锥体A内容较少，并且全部包括在锥体B和C当中了。乌鲁卡基那改革铭文在国外已有多种现代文字的译本，并有一些研究文章。此汉译根据的是S.N.克莱默《苏美尔人》(S.N.Kramer, The Sumerians, 1963)第317至319页,第321至322页的英译,并参考了下述著作:G.A.巴顿,《苏美尔阿卡德王室铭文》(G.A.Bart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umer and Akkad, 1929)第75至87页;林志纯先生根据苏联人的译文作的汉译本(《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37至41页);M.朗贝(M.Lambert)的法译本(《亚述学与东方考古学评论》Revue d'assyriologie et d'archéologie orientale第50卷,第169至184页)以及贾可诺夫的文章(I.M.Diakonoff, Some Remarks on the 'Reforms' of Urukagina, 《亚述学与东方考古学评论》第52卷第1至15页)。各家译文和理解都有很大出入。

② 宁吉尔苏(Ningirsu),拉格什城邦的主神,苏美尔的战神。

③ 恩利尔(Enlil),苏美尔的暴雨神,众神之王。祭祀中心在尼普尔(Nippur)。

④ 提拉什(Tirash),拉格什的一座庙宇。新月初现之日在这里为宁吉尔苏举行庆典(见L.W.金《苏美尔阿卡德史》[L.W.King, A History of Sumer and Akkad],第109页)。

⑤ 安塔苏拉(Antasurra),拉格什北部边境的一座庙宇(见克莱默《苏美尔人》第55,56页)。

⑥ 巴乌(Bau),亦称巴贝(Baba),宁吉尔苏之妻,拉格什的女主神。家禽饲养的保护神。

建造了巴乌之家；为他（宁吉尔苏）建造了普尔·萨格^⑦，他的萨杜格(Sadug)之家；为她（巴乌）在“圣城”之中建造了剪羊毛之棚；为南舍^⑧挖了她心爱的运河伊得尼娜都（“流向尼娜^⑨之河”），并为了她使它的水库象海洋一样；为他（宁吉尔苏）建造了吉尔苏城^⑩之城墙。

过去，自古以来，自从（人类的）种籽出来（之时），管理船夫的人夺去了船。牧人首领夺去了驴。牧人首领夺去了羊。管理鱼场的人夺去了渔场。在阿什德(Ashte)(似乎是恩西^⑪的仓库)里量出了古达僧^⑫的大麦口粮(而使他们蒙受损失)。绵羊的牧人为了(剪)白羊(的毛)，须(向恩西)交纳银子。田地巡查员之首领、伽拉^⑬之首领、阿格利格^⑭、负责酿酒的人(以及)所有的乌古拉^⑮为了剪伽巴(gaba)羔羊的毛，都必须交纳银子^⑯。神的公牛

⑦ 普尔·萨格(Bursag)，是克莱默对楔形文字做的拉丁化音译，其意不明，克莱默亦未作注解，下面凡类似音译均不再加注。

⑧ 南舍(Nanshe)，亦称尼娜(Nina)，宁吉尔苏之妹，掌管海和鱼，且是一位善于预言的女神。

⑨ 尼娜(Nina)，拉格什境内的一座城，现名切尔胡勒(Zerghūl)，女神南舍的祭祀地，也是一个神喻所。

⑩ 吉尔苏(Girsu)，拉格什的一个城，现名铁罗(Tello)，有关拉格什历史的所有泥板文书几乎都是在这里发现的。

⑪ 恩西(Ensi)，原为管理神庙土地的官员，后来变成城邦统治者的称号。

⑫ 古达僧(guda-priest)，克莱默未予解释。贾可诺夫将其译为舒图格僧，并认为这是念咒语的祭司，他们以向神庙交纳地租为条件占有一块“乌鲁拉地”。他把全句译为“舒图格僧在阿姆巴尔里称出大麦税”。但此处克莱默的译文与椭圆板上相应的第20自然段联系起来逻辑性更强，即由于这种僧的大麦口粮仓库与恩西的仓库同在一处，故恩西能使人减少其口粮配给。

⑬ 伽拉(gala)，唱哀歌的祭司。根据雅克布森《黑暗的宝藏》(Th. Jacobsen,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第15页。

⑭ 阿格利格(agrīg)，神庙的行政长官，根据帕利斯《伊拉克的古代》(Pallis, 《The Antiquity of Iraq》)第494页。

⑮ 根据克莱默(《苏美尔人》第246页)为庄园的监督。从许多经济文书来看，似是公义劳动组织的首领，即家族(或农村)公社的长老。

耕着恩西的洋葱地，(而)恩西的洋葱地(和)黄瓜地就在神最好的田里。散伽^⑮的比拉(birra)驴(和)得奖的公牛被牵走了(似乎是作为向恩西交纳的税)。恩西的随从们分了散伽的大麦(而使散伽受到损失)。散伽的服装(下列十五件物品，基本上是服装，多数不可辨认)作为税被拿(到恩西的宫殿)去了。(负责)食品(供应)的散伽在穷困母亲^⑯的园里砍倒了树，拿去了果实。

谁若将死人抬到墓地^⑰(进行埋葬)，他的酒(即他作为报酬得到的酒)是七大罐，他的面包是四百二十(条)。(一位身份不明的官员)接受两乌勒^⑱的哈奇大麦(hazi-barley)、一件衣服、一个头垫，(以及)一张床。卢狄玛(ludimma)接受一(乌勒)大麦。

谁若抬公民到恩奇^⑲的芦苇中安息，他的酒是七大罐，他的面包是四百二十(条)。(身份不明的官员)接受两乌勒大麦、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卢狄玛接受一(乌勒)大麦。

手工业者不得不乞讨面包(直译是：“拿乞求来的面包”)。学徒们不得不捡大门的残汤剩饭(?)。

^⑮ 关于为什么要为白羊和某种羔羊交纳银两，朗贝认为是为了洗羊毛，克莱默认为是为了剪羊毛，贾可诺夫指出五舍克勒银子(见椭圆板第22段)在当时相当于二十只绵羊的毛的价值，作为洗剪之税未免太高。他认为此段说明白羊的所有权属于恩西，交纳银子是对私人占有白羊进行的罚款。

^⑯ 散伽(sanga)，主持祭典的大祭司。(见H.W.F.萨格斯《巴比伦之伟大》H.W.F.Saggs,《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第347页)。

^⑰ 贾可诺夫将此“穷困母亲(ama-uku)”理解为一种依附民。他指出“uku”相当于阿卡德文的“labnu”，这个词在沙姆西·阿杜一世(Šamsi-Addu)的书信中系指一种与自由公民对应的，不能为自己提供武器的人，可能与王宫的依附民穆什钦努相同。

^⑱ 在苏美尔王朝早期，虽然家长制家庭的私有经济已兴起，死者仍埋葬在公共墓地中，到乌尔第三王朝才开始出现将死者埋葬在家里的转变。(见L.奥理《乌尔的发掘》[L.Woolley,《Excavations at Ur》],第187页。)

^⑲ 乌勒(ue)，一种容量或重量单位。

^⑳ 恩奇(Enki)，水神，苏美尔主神之一，祭祀中心在埃利都(Eridu)。

恩西的房屋（和）田地，后宫的房屋和田地，王子的房屋和田地比邻相联。从宁吉尔苏边境以至于海，到处都有收税人^②。

倘国王的依附民^③在他田中最高处打井，他便抓住一个盲人^④（来提水。并且似乎没有供给他足够的食物。）他（国王的依附民）为了田中的姆什都水（mushdu-water）抓住一个盲人，（似乎是为了在必要时排涝，但却没有供给他足够的饮食）^⑤。

这些就是过去的（社会）习俗。

（但）当恩利尔最优秀的战士宁吉尔苏将拉格什的王权授与乌鲁卡基那，他的（宁吉尔苏的）手将他从众人（直译是：“三万六千人^⑥”）中拔出；他（宁吉尔苏）便将昔日（神圣的）政令委托于他（直译是：“为他树立起”）。

他（乌鲁卡基那）严格遵循他的王（宁吉尔苏）对他讲的

②“收税人”原译音为Maškim，这种职称常出现在司法文书中，常译为“司法监察官”或“法庭书吏”。

③国王的依附民(King's retainer)原译音是“苏布卢伽尔(šub-Lugal)”，“卢伽尔”一词既是苏美尔“王”的称号，又泛指“大人”，因此“苏布卢伽尔”常译为“国王的士兵”。贾可诺夫认为在乌鲁卡基那的前任统治时期，拉格什既无“卢伽尔”，因此应将其理解为“屈服于其主人的人”，一种依附民。从此段中苏布卢伽尔从事修水利的工作以及后面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屋牲畜等财产来看，他们可能就是城邦下层的自由公民。

④“盲人”原译音为伊吉努都(iginu-duh)，是一种奴隶（见《剑桥古代史》第三版，第一卷，第二部分，第129页）。

⑤ 贾可诺夫这一段的译文是，“苏布卢伽尔在田地的宽的（较远的）一边打了一口井，伊吉努都用了（它）（或；负责了它）。田中有流（？）水，伊吉努都用了（它）。”他认为是神庙奴隶依仗主人恩西的权势强行占用神庙依附民修在自己份地上的水利设施。我们则认为这是讲公民逃避义务，使奴隶去代服劳役，并且不给他应得的口粮。

⑥ 一种看法认为“三万六千”就是当时拉格什成年男公民的数目。这个数目在恩铁美那(Entemena)时是三千六百，古底亚(Gudea)时是二十一万六千。另一种看法认为它只是形容众多的形容词，无确定数量含意。贾可诺夫认为这既然不是一个固定用语，一定还是大致反映了当时公民人数的规模。

话。他禁止(直译是:“从船上抛掉了”)管理船夫的人(夺去)船只。他禁止牧人首领(夺去)驴和羊。他禁止管理鱼场的人(夺去)渔场。他禁止管理仓库的人(量出)古达僧的大麦口粮。他禁止监察官(接受)为剪白绵羊和伽巴羔羊(的毛而交)的银子。他禁止监督官向散伽(征收过去曾)拿(到王宫)的税。

他使宁吉尔苏成为恩西的房屋和恩西的田地上的国王。他使巴乌成为后宫房屋和后宫田地上的女王。他使淑尔沙伽纳^②成为王子的房屋和王子的田地上的国王。从宁吉尔苏边境直至于海,不再有收税人。

谁若将死人抬到墓地(进行埋葬),他的酒(只)是三大罐,他的面包(只)是八十(条)。(身份不明的官员)(仅)接受一张床和一个头垫。卢狄玛(仅)接受三般(ban)(一般为二分之一乌勒)大麦。谁若将公民抬到恩奇的芦苇中安息,他的酒(只)是四大罐,他的面包(只)是二百四十(条)。(身份不明的官员)(仅)接受一乌勒大麦。卢狄玛接受一个妇女的头箍和一西拉^③黄油。

(铭文接下去记录了另一项改革,与其说它是纠正过去的弊政,不如说是一项创新:各种数量和种类的面包和酒作为固定口粮被发给一些人,诸如吉尔苏的伽拉僧和拉格什的伽拉僧以及其他伽拉僧、手工业者行会、尼娜城身份不明的官员、某种盲人劳动者以及其他劳动者。随后,铭文又继续叙述对往昔弊政的纠正:)

他消除了学徒们(捡)大门的残汤剩饭(?) (的必要性)。他消除了手工业者乞讨他们的面包(的必要性)。(负责)食品(供应)的散伽不(敢)进入穷困母亲的园子(去砍伐树木拿走果实)。

他(乌鲁卡基那)(还)颁布了(这两个条令): 1)如果国王

^② 淑尔沙伽纳(Shulshagana), 宁吉尔苏的长子。

^③ 西拉(sila), 容量单位, 约等于0.85升。

的依附民得了一匹好驴，他的上司对他说：“我要向你买它。”而他（国王的依附民）对他（上司）说：“价钱要使我觉得公道。”

（直译是：“给我称出能使我心欢喜的银子。”）而后如果他拒绝出卖它（直译是：“不让它被从他那里买去，”），则上司不可强迫他卖（直译是：“他不得打他”，以迫使他同意）。2)如果国王依附民的房屋和一个“大人”的房屋相邻，那“大人”对他说：“我要向你买它。”而如果他（大人）准备向他买时，他（国王依附民）说：“价钱要使我觉得公道”，或说：“付给我相当于我房屋的大麦。”而后如果他拒绝出卖它，则“大人”不得强迫他卖^②。

他（乌鲁卡基那）赦免了那些（由于他们）所欠的债，（或由于）欠（王宫作为租税征收的）一定数量（之谷物），（或由于王宫为其）仓库（征收的）大麦，（或由于）偷盗（或）杀人^③（而被监禁的）拉格什“公民们”（直译是：“儿子们”），放他们自由^④。

（最后）乌鲁卡基那向宁吉尔苏立下保证：任何有势力的人不得对孤儿寡妇施行（不公正之举）。

在此年中他（乌鲁卡基那）为宁吉尔苏挖了属于（？）吉尔苏的小运河（直译可能是：“吉尔苏所有的”）；恢复了它过去的名称（或是相反：“废弃了它过去的名称”），称之为“尼普尔^⑤强

② F.J.史蒂芬斯(Stephens)在“评乌鲁卡基那时期的一些经济文书”(Notes on some economic texts of the time of Urukagina《亚述学与东方考古学评论》第49卷129页)中曾论证这种交易是在苏布卢伽尔已欠了大人的债的情况下发生的。大人利用这点强迫其用财产偿还债务，因此交易是不平等的，苏布卢伽尔得不到任何报酬。

③ 根据克莱默理解(《苏美尔人》第82页)，这些盗窃和杀人案是被诬告的冤案。

④ 自由原译音amagi，克莱默在《苏美尔人》第79页写道：“这一词最近由亚当·法勒肯斯坦(Adam Falkenstein)指明其原意为‘回到母亲那里去’，但我们仍不知道这样一个意思怎么会引伸为‘自由’的。”我们认为或许可将“回到母亲那里去”理解为“回其原氏族去”，并引伸为“恢复其公民权”。

⑤ 尼普尔(Nippur)，苏美尔北部城市，恩利尔的祭祀地，全苏美尔的宗教中心。

大的神——宁吉尔苏”。他使它与尼娜都运河相联，(说)：“让这‘心地’明亮的纯净的运河给南舍带来清洁的水。”

椭圆板的译文：

(大段空缺之后，铭文开始叙述一种弊政，其含义不清楚，如下：)

如果绵羊被买了，那(有权势的)人曾惯于把这些绵羊中最好的为他自己拿走。

(铭文接下去写道)：古达僧的大麦口粮在阿什德里量出(使他们蒙受损失)。(实际上)，他们的大麦口粮仓库就建在阿什德里，(而)被……。

如果阿格利格们，乌古拉们(和)伽拉们，把犁的人们(以及)负责酿酒的人们把出羊毛的绵羊带到王宫(并)在那里剪它们的毛，(而)如果绵羊是白的，他们就须为带到王宫来的绵羊的毛(直译为：“他们的羊毛”)交纳五舍克勒银子。

神的公牛耕着恩西的洋葱地，(而)恩西的洋葱地和黄瓜地就安置在神最好的田里。

(大段空缺)

如果一个国王的依附民为了田中的姆什都水抓住一个盲人，他(只)给他吃剩饭(?)，他也不给他饮用水；他也不给那(盲人用的)驴饮水。

如果一个穷人的儿子^⑧挖了一个鱼池，那(有权势的)人就会拿走那里的鱼，(而)那人不受惩罚。

如果一个男人休掉(他的)妻子，恩西取五舍克勒银子，苏卡勒玛(Sukkalmah)取一舍克勒银子。如果一个制造香料的人(?)准备了一个“头”油(?)，恩西取五舍克勒银子，苏卡勒

^⑧ 穷人的儿子，原译音dumu-uku，贾可诺夫认为同前ama-uku(见注^⑩)是一种依附民。

玛取一舍克勒银子，阿布伽勒取一舍克勒银子^④。

（下面叙述的弊政由于文书残损而意思不明，后面是一大段空缺，接下去是改革，部分恢复如下）：

如果一个男人休掉（他的）妻子，恩西和苏卡勒玛都不收取任何银子（作为报酬）。如果一个制造香料的人（？）准备了一个“头”油（？），不论恩西、苏卡勒玛，或是阿布伽勒都不收取任何银子（作为报酬）。

如果一个穷人的儿子挖了一个鱼池，那（有权势的）人不（敢）把那里的鱼拿走。

贼被用石头砸死，（在那石头上刻上他的罪恶）用心。丢失的财产（找到或从窃贼那里挽回后）被挂在城门上（合法主人可去那里认领）。

如果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可惜在这关键地方铭文无法辨认），她的牙被烧过的砖砸碎，（而且）这些（上面刻着她的罪过的）烧过的砖被挂在城门上（以示众）。昔日的女人曾惯于嫁两个丈夫，（但）今天的女人（如果她们企图这样作）就被（上面刻着她们罪恶）用心的石头砸死。

（在叙述一项残缺不全，含意不明，与各种占卜师、预言家有关的改革之后有一大段空缺。后面铭文恢复之处是在恩铁美那锥体所叙述的温马（Umma）与拉格什之争的概述当中。铭文结尾重复乌鲁卡基那（？）的建筑成就。）

（二）关于改革的性质

由于不懂楔形文字，只能依靠外国学者的译文，更由于对苏美尔城邦结构了解还很不够，现在还不可能准确地解释改革铭文的全部内容，只能就铭文的大部分内容谈一点看法。

乌鲁卡基那时代的拉格什是一个城邦国家。在乌鲁卡基那之

^④ 阿布伽勒(Abgal)，宫廷管事(见克莱默：《苏美尔人》第80页)。贾可诺夫根据亚述法典A表第42条指出关于头油的一段系指结婚。

前，曾由乌尔·南舍(Ur-Nanshe)王朝六个统治者先后担任恩西，拉格什一度强盛，与许多邻国进行过战争，城邦的经济、私有制和王权似乎都有较大发展。到后来的恩艾塔吉(Enetarzi)和卢伽尔安达(Lugalanda)两个恩西时，私有制的发展已引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史学家一般认为乌鲁卡基那改革正是针对这后两位恩西统治时期的社会问题进行的。

从乌鲁卡基那改革铭文本身来看，这里有两大矛盾：贵族与小民^⑤的矛盾和新兴的王权与旧城邦制度之间的矛盾。

前一种矛盾反映在铭文中许多地方，例如城邦中最大的贵族——恩西——的私有财产急剧增加，他全家占有的土地房屋起初分别处于几个神庙，此时已“比邻相联”，以致“从宁吉尔苏的边境以至于海，到处都有‘收税人’。”同样，其他贵族也都靠侵犯小民利益以肥己。如“负责食品供应的散伽”抢劫穷困母亲的果园；大人物或劳役队的首领利用债务或仅仅利用他们在劳动组织中的管理权强迫小民（苏布卢伽尔）贱卖其房屋牲畜；有权势的人抢夺穷人鱼池里的鱼；负责殡葬的贵族向人民征收重税以及拉格什的公民由于欠债和种种罪名而被监禁等等。这些现象说明在拉格什，自由民已分成两个对立的集团——特权者与非特权者。后者的处境并在不断恶化，逐渐接近奴隶的地位。这一矛盾是在早期奴隶制国家普遍存在的，但在苏美尔城邦又有其特点。

例如由于大量运河和公有农田的存在，需要大量公民的集体公义劳动。从我们见到的少数经济文书来看，这种集体劳动似乎是由小民（苏布卢伽尔，到乌尔第三王朝时多称古鲁士）在各自的家族（或农村？）公社的首领（乌古拉）带领下进行的。劳动量由各神庙的书吏统计，随后根据劳动量由神庙仓库向各首领分配劳役口粮。在这样的集体劳动中，只有各种首领和书吏才掌握的管理生产和决定分配的权力象货币一样，也是导致阶级分化的

^⑤ 在这里使用“小民”一词，是为了与希腊罗马古典城邦常用的“平民”概念相区别。在苏美尔还没有史料证明这一阶层也是外乡人或无公民权。

杠杆。它使得首领和大人物具有强迫其下属贱卖其房屋财产的力量。这种情况使得苏美尔城邦中的小民与希腊城邦的平民相比，更易于丧失其经济与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成为贵族的附庸。

后一种矛盾即王权与城邦制度的矛盾同样反映了苏美尔历史的特点。早在乌鲁卡基那之前拉格什就已发展成为包括拉格什、吉尔苏与尼娜等地区的国家，其中拉格什城与吉尔苏城就相距20英里(即32公里)，不再是完全意义的小国寡民了。随着领土的扩大，旧的以一个单独神庙为基础的城邦制度已逐渐不适应国家生产和军事的需要，王权开始强大。乌尔南舍家族世袭王位反映了这点。不知何时开始的，由恩西一家人分别主管各神庙地产的习惯也是违反旧传统的一例，在小范围里已预示了以后帝国的结构。在当时，恩西要占有贵族的私有土地还须通过正当途径购买。而侵吞神庙土地则方便得多，因为他本来就以神的最高代理人的名义管理着神庙财产。把铭文第二自然段中“恩西的洋葱地与黄瓜地就在神的最好的田里”，第六自然段中恩西的房屋和土地比邻相联，以及第十一自然段中乌鲁卡基那恢复神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三点联系起来，就可看出恩西当时主要是依靠侵吞神庙土地而壮大自己的。神庙土地即城邦国有土地，是城邦制度的一个基础，因此恩西侵吞神庙土地一事便反映出王权所代表的萌芽中的帝国制度与城邦制度的矛盾。这一矛盾也表现为恩西及其下面的一个新官僚贵族阶层与部分旧城邦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某种官员克扣古达僧的口粮；征收散伽很多种税；向各种贵族征收羊毛税等。

把上述两种矛盾归结为一点，就是城邦制度的危机。内部的，贵族与小民的分裂在冲破它的外壳，它本身孕育出的王权也企图抛弃它。城邦制度的危机还表现在公民逃避他们的义务，不去参加公义劳动，而使奴隶代替服役——苏布卢伽尔应去打井或排水时，却抓住伊吉努都去干，并且不给他应得的口粮。

从当时的历史看，面对城邦制度的危机，有两条道路可挑选，一条是温马王卢伽尔萨吉西和阿卡德王萨尔贡的路。前者吞

并了乌鲁克城，宣称恩利尔神给了他全苏美尔的王权；后者用自己的五千四百亲兵代替城邦的公民兵，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王国。第二条是乌鲁卡基那的路，那就是企图全面恢复城邦制度。正因为是要恢复城邦制度，所以乌鲁卡基那改革既不是仅仅有利于贵族，也不是仅仅有利于小民，而只是想恢复城邦初期贵族与小民那种比较协调的关系罢了。他的改革实际上只打击了一个社会力量，那就是王权，也就是他自己。他不应自称‘卢伽尔’的，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恩西——神的代理人——旧城邦制度的代表。

不管当时是什么具体情况决定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几年后王权的道路取得了胜利。乌鲁卡基那改革同城邦制度一起成了历史的沉舟。